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五上

海門吳隱亭考證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五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按張隱庵傷寒集註於
亡津液上增亡血二案

成無己曰重亡津液則不能作汗必待陰陽自和乃自愈矣

方中行曰陰陽以脈言而一便在其中兩者和則血氣無相勝負故可必自愈
張隱庵曰愚按自此以下十三節首二節言津液雖亡而陰陽自和者愈三四五節言汗下而脈微細脈沉遲脈沉微是為虛寒亡血之證六七八九十節言發汗不解致傷五臟之氣而陰陽不和十二二節言太陽少陰之神氣虛微至末第十三節乃言胃實之證以結之此言發汗吐下後雖亡血亡津液若陰陽和者必自愈凡風寒暑濕燥火之病皆然不獨傷寒已也

程知曰脈以左右三部均停為無病故汗吐下後陰陽和者必自愈不須過治也

程郊倩曰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已至於亡血亡津液則陰陽虧負自爾乖忤失和此何暇更視其何逆急治病哉直當求諸生成化育之本以滋培其元氣使陰陽自和則亦不必治病而病自愈蓋人身資乎津血而津血統諸陰陽欲和陰陽其亦求諸上焦之營衛中焦之脾胃下焦之真水火乎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五上

後學吳考槃編次

六二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六四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心自愈。

六五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六六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當

薑附子湯二三主之。

六七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新加湯二四主之。

六八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二五主之。

六九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二六主之。

七十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二七主之。

七一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樸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二八主之。

七二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二九主之。

七三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三十主之。

七四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三一主之。

七五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名家个言

卷五



宁波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五上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五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按張隱庵傷寒集註於
亡津液上增亡血二案

成無己曰重亡津液則不能作汗必待陰陽自和乃自愈矣

方中行曰陰陽以脈言而一便在其中兩者和則血氣無相勝負故可必自愈
張隱庵曰愚按自此以下十三節首二節言津液雖亡而陰陽自和者愈三四五節言汗下而脈微細脈沉遲脈沉微是為虛寒亡血之證六七八九十節言發汗不解致傷五臟之氣而陰陽不和十二二節言太陽少陰之神氣虛微至末第十三節乃言胃實之證以結之此言發汗吐下後雖亡血亡津液若陰陽和者必自愈凡風寒暑濕燥火之病皆然不獨傷寒已也

程知曰脈以左右三部均停為無病故汗吐下後陰陽和者必自愈不須過治也

程郊倩曰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已至於亡血亡津液則陰陽虧負自爾乖忤失和此何暇更視其何逆急治病哉直當求諸生成化育之本以滋培其元氣使陰陽自和則亦不必治病而病自愈蓋人身資乎津血而津血統諸陰陽欲和陰陽其亦求諸上焦之營衛中焦之脾胃下焦之真水火乎



張令韶曰以下十三節皆所以發明首節之義以見汗吐下之不可誤施有如此也

柯韻伯曰其人亡血亡津液陰陽安能自和。欲其陰陽自和必先其調陰陽之所自陰自血。陽自亡津益血生津陰陽自和矣。要知不益津液小便必不得利。不益血生津陰陽必不自和。凡看仲景書當於無方處案方不治處求治纔知仲景無死方。仲景無死法。按從陰陽
自和的說

出治法得
其解矣

尤在涇曰陰陽自和者不偏於陰不偏於陽汗液自出便溺自調之謂汗吐下亡津液後邪氣既微正氣得守故必自愈

金鑑曰凡病謂不論中風傷寒一切病也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若亡津液施治得宜自然愈矣即或治未得宜雖不見愈亦不至變諸壞逆則其邪正皆衰可不必施治惟當靜以俟之診其陰陽自和必能自愈也

陳修園曰汗吐下三者攻邪之法也。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用之得當則邪去而病已。若汗吐下用之太過為亡津液而且有亡陽之患雖其汗吐下之證仍在不可復行汗吐下之法姑慢服藥俟其陰陽之氣自和者邪氣亦退必自愈

大下之後復發渴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成無己曰因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不可以藥利之俟津液足小便利必自愈也

方中行曰復之為言反也未汗而下謂之反下已下而汗謂之反汗既反下又反汗謂之重

亡津液津液重亡則小便少應不利非病變也故曰勿治言欲治之以利其小便則小便無可利者不惟無益而反害害則轉增變矣亦戒慎之意

喻嘉言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古今通病其人已亡津液復強責其小便究竟膀胱之氣化不行轉增滿鞭脹喘者甚多故宜以不治治之俟其津液回小便利自必愈也於此見汗下恰當津液不傷為措於不傾藏於不竭之良圖矣

程郊倩曰大下之後復發汗津液之存於膀胱者有幾夫膀胱為津液之府府已告匱宜添入宣客減出雖具五苓散證勿以五苓散治之唯充其津液得小便利而雜病皆愈學者欲得利小便之所宜必明利小便之所禁而後勿誤於利小便也

柯韻伯曰勿治之是禁其勿得利小便非待其自愈之謂也然以亡津液之人勿生其津液焉得小便利欲小便利治在益其津液也按古人文字須看過體局段不當以辭害義失作者苦心柯註得矣

黃坤載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生矣土濕金蠶氣不化水土濕木蠶不能行水皆令小便不利小青龍五苓散證之小便不利恐緣土濕而水停則小便之不利必因濕旺若汗下之後而見小便之不利是津液亡泄燥而非濕也然別無熱渴之證則其燥未甚勿用治之俟其津液續復得小便一利必自愈也汗下之後小便不利陽虛之人則陽亡而病濕陰虛之人則陰亡而傷燥此不見陽亡濕動之證故知是亡津傷燥也此亦人參白虎證而燥熱未作則病勢最輕故不湏治之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成無己曰。發汗則表虛而亡陽。下之則裡虛而亡血。振寒者。陽氣微也。脈微細者。陰血弱也。方中行曰。內謂反下則亡陰。裡虛所以脈微細也。外謂復汗則亡陽。表虛所以振寒也。喻嘉言曰。治傷寒有先汗後下之次第。原不得已之法至身振寒脈微細邪。雖去而內外俱虛所傷滋大矣。良工於汗下之際。已不可無履薄臨深之懼。況以誤治致虛。更可再諉而犯虛虛之戒乎。

錢氏曰。合下二節。皆論內亡血液。故言證而及於脈也。下後復汗必振寒者。太陽陽氣虛於外也。脈微細者。少陰陰血虛於內也。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張路玉曰。誤汗亡陽。誤下亡陰。故內外俱虛。雖不出方。其用附子回陽。人參益陰。已有成法。不必贅也。

柯韻伯曰。內陽虛故脈微細。外陽虛故振寒。即乾姜附子證。

舒馳遠曰。按此條以汗下重虛其內外。法當重用人參黃芪乾姜附子。仲景雖未立法。其理不外乎此。

唐容川曰。振寒二字。振是振戰。凡老人手足戰動。皆是血不養筋之故。因下後傷陰血。血不養筋。則筋強急。若不惡寒。則無所觸。發筋雖強急。亦不振動。茲因復發其汗。傷其陽氣。氣虛生寒。是以發寒而振。惟其氣虛。則脈應而微微者。氣不能鼓動。故脈之動輕。惟其血虛。則

脈應之而細細者。血管中血少故縮而窄小。所以然者。內被下而血虛。外被汗而氣虛之數也。仲景文法二字承揚一絲不亂。讀此節可悟仲景全部文法。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姜附子湯主之。

成無己曰。下之虛其裡。汗之虛其表。裡虛又汗則表裡俱虛。陽主於晝。陽欲復虛不勝邪。正邢交爭。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陰王陽虛不能與之爭。故夜則安靜。不嘔不渴者。裡無熱也。身無大熱者。表無熱也。無表證而脈沉微。知陽氣太虛。陰寒氣勝。與乾姜附子湯退陰復陽方中行曰。反下亡陰。陰既虛矣。又復發汗以亡其陽。則陽之虛比之陰為尤甚。然陽用事於晝。熱之煩陽之亢也。躁雖陰陽之擾也。不得眠者。陽不能勝陰。而爭奪於陰也。陰用事於夜。安靜者。無陽事也。不嘔不渴。無表證也。脈沉微。身無大熱。則陽大虛。不足以勝陰。為諦矣。故用乾姜附子。偏於辛熱以為湯者。恢復重虛之陽。而求以協和於偏勝之陰也。

喻嘉言曰。上條但言振寒及微細之脈未定所主之病。以虛證不一也。然振寒脈微細。陽虛已見一斑。設晝日煩躁不得眠。其為陽虛擾亂可知。夜反安靜。不嘔不渴。則虛陽擾亂不兼外邪。可知脈沉微。身無大熱。則煩躁為亡陽之診。乾姜附子在所必需。由此而推。日中安靜。夜則煩躁。則為陰病而陽不病。又可知矣。

莫氏曰。上節言陰陽血氣皆虛。此節言陽氣虛。下節言陰血虛。晝日煩躁不得眠者。晝為陽。

陽虛外越故上煩下躁而不得眠者夜而安靜者夜為陰氣內守故安靜而不嘔渴也無表證者無太陽表熱之證也脈沉微則生陽之氣不升身無大熱則表陽之氣外微故王充姜附子湯生附散下焦之生陽乾姜溫外微之陽熱

程郊倩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虛陽擾亂外見假熱也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陰氣獨治內係真寒也宜乾姜附子湯直從陰中回陽不當於晝日煩躁一假熱證亦疑也

柯韻伯曰當發汗而反下之下後不解復發其汗汗出而裡陽將脫故煩躁也晝日不得眠虛邪獨據於陽分也夜而安靜知陰不虛也不嘔渴是無裡熱也不惡寒頭痛是無表證脈沉微是純陰無陽矣身無大熱表陽將去矣幸此微熱未除煩躁不甯之際獨任乾姜附子以急回其陽此四逆之變劑也

舒馳遠曰夜而安靜晝日自應不眠且不眠皆為陰虛凡陽虛者必身重欲眠也

尤在涇曰大法晝靜夜劇病在腎陰夜靜晝劇病在胃陽汗下之後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者邪未盡而陽已虛晝日陽虛欲復而與邪爭則煩躁不得眠夜而陰旺陽虛不能與邪爭則反安靜也不嘔不渴裡無熱也身無大熱表無熱也而又無頭痛惡寒之表證其脈又不浮而沉不洪而微其為陽氣衰少無疑故當以乾姜附子以助陽虛而逐寒陰以上三條並是汗下後小便不利者傷其陰也振寒脈微細者陰陽並傷也晝日煩躁不得眠夜

而安靜者傷陽而不及陰也。於此見病變之不同。

金鑑曰：此承上條互詳脈證以皆其治也。既下之以虛其裡復發汗以虛其表。陰陽兩虛陽無所附。夜而安靜不嘔不渴。是內無陽證也。無表證。身無大熱。脈沉微。是外無陽證也。表裡無陽。內外俱陰。惟有晝日煩躁不得眠。一假陽證。則是獨陰自治於陰分。孤陽自擾於陽分。非相勝乃相離也。故以乾姜附子湯。助陽以配陰。蓋以陰雖盛而未相格。陽氣微弱。不依附也。

徐靈胎曰：陽虛有一證。有喜陽者。有畏陽者。大抵陰亦虛者畏陽。陰不虛者喜陽。此因下後陰亦虛。故反畏陽也。

黃坤載曰：汗下亡陽。土敗水侮。微陽拔根。不得下秘。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陽氣歸根。是以安靜。溫氣脫泄。乙木鬱脹。故脈象沉微。而身無大熱。主以乾姜附子湯者。乾姜溫中。以回脾胃之陽。附子溫下。以復肝腎之陽也。

陳修園曰：下之後復發汗。亡其陽氣。晝日為陽。陽虛欲援同氣之救助而不可得。故煩躁不得眠。夜為陰。陰盛則相安於陰分而安靜。其於不嘔不渴。知其非傳裡之熱邪。其於無表證。知非表不解之煩躁也。脈沉微。氣虛於裡也。身無大熱者。陽虛於表也。此際不急服其陽。則陽氣先絕而不可救。以乾姜附子湯主之。

唐容川補曰：仲景辨證。皆是同中辨似。此節煩躁不得眠。與陽甚煩躁無異。必辨其夜而安

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身無大熱方可斷為亡陽然使其脈不沉微則恐是內寒外熱之煩躁尚未可斷為亡陽也必視其脈沉微乃為陽虛之極仲景全書辨證之細皆如此類讀者句當審其詞氣之輕重也

乾姜附子湯方

乾姜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後微此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成無己曰內經曰寒溼所勝平以辛熱虛寒大甚是以辛熱制勝之也

按秦問五常政大論云治寒以熱涼而行之

張路玉曰下後復發汗擾其虛陽故用乾姜附子以溫補其陽不用四逆者恐甘草戀胃故也柯韻伯曰先下後汗於法為逆而表證反解內不嘔渴似於陰陽自和而實妄汗亡陽所以虛陽擾於陽分晝則煩躁也故用乾姜附子回陽以配陰姜附陽中陽也生用則力更銳不加甘草則勢更猛比之四逆為更峻救其相離故當急也

周禹載曰汗而又下不易之法也今下後復汗誤在汗矣蓋汗多則陽虛陽虛則煩躁於晝於夜則安明係不能勝陰之象而脈自沉微聖人乃以辛甘純熟之味純於陽者以救其偏自有以和於陰矣然後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身得其全草木得其偏及人之病則必有偏勝也即有偏於不足也故取草木之偏以救人之偏云爾豈誠必某物可治某病哉徐靈胎曰此邪已退而陽氣衰弱故止用姜附回陽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參新加湯主之

按柯韻伯傷寒來蘇集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新加湯主之句作桂枝去芍藥生姜新加人參湯王之

胡章及曰始初發汗芍藥內即加人參必不如此舒馳遠曰胡君此言深得肯綮汗傷表陽經脈行濶關節不利芍藥酸收凝滯之物大非所宜必除

之更加附子以回陽牛
夏南星以逐飲別當矣

成無己曰。汗後身疼痛。邪氣未盡也。脈沉遲。營血不足也。經曰。其脈沉者。營氣微也。又曰。遲者。營氣不足。血少故也。與桂枝湯以解未盡之邪。加芍藥生姜人參以益不足之血。方中行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邪氣驟去。血氣暴虛也。用桂枝者。和其營衛。不令暴虛。易得重瘧也。加人參芍藥者。收復其陰陽。以益其虛也。加生姜者。健其乍回之胃。以安其設也。曰。新加者。得非足一百一十三而成之之謂。邪微火皆當倣效首方。此蓋後人之贊耳。喻嘉言曰。傷風誤發汗後。身反疼痛者。乃陽氣暴虛。邪不能盡出所致。況脈見沉遲。更無疑矣。脈沉遲者六部皆然。與尺遲大異。尺遲乃素虛。此為發汗新虛。故於桂枝方中加芍藥生姜各一兩。以去邪。人參三兩以輔正。名曰新加湯。明非桂枝湯之舊法也。門人問相傳仲景全方。止得一百十二道。因有新加一方。故名為百十二方。具說然歟。答曰。此後人之囁語也。仲景意中。明明桂枝湯不欲與參並用。以桂枝能解肌表之邪。故也。然在誤汗誤下後。表裡參錯。正氣微虛。餘邪不解。則有不得不並用之勢。如痞病篇中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下利。痞癓表裡不解。用桂枝理中湯。乃草去理中之名。但曰桂枝人參湯者。即此意也。人參尚主半表。故曰新加。理中則全不主表。故草其名。凡此皆仲景精微之蘊也。然桂枝人參湯中去芍藥者。以誤下而邪入於陰。芍藥主陰。不能散陽邪也。桂枝新加湯加芍藥者。以誤汗而陽虛邪勝。恐陽孤無偶。用芍藥以和之。俾不至散亂也。故用法必識。

立法之意斯用之各當矣。

張隱庵曰發汗後身疼痛者。血液內亡也。脈沉遲者。血液亡而經脈虛微也。故用桂枝湯助三焦之血液。加人參增姜芍以資心主之神氣。神氣充而血液生矣。曰新加湯者。謂集用上古諸方治療表裡之證。述而不作。如此湯方。則其新加者也。亦仲景自謙之意。按註新加自謙二字深得新加之義

程郊倩曰身疼痛脈沉遲全屬陰經寒證之象。然而得之太陽病發汗後。非屬陰寒。乃由內陽外越。營陰遂虛。經曰其脈沉者。營氣微也。又曰遲者。營中寒。營主血。血少則隧道空虛。衛氣不流通。故身疼痛。於桂枝湯中倍芍藥生姜養營血而從陰分宣陽。加人參三兩。托裡虛而從陽分長陰。曰新加湯者。明沉遲之脈非本來之沉遲。乃汗後新得之沉遲。故治法亦新加人參而倍姜芍耳。

汪琥曰身疼痛脈沉遲。焉知非中寒證。要知此證乃太陽傷寒。發汗後身疼不止。脈變沉遲。非中寒比也。

金鑑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浮緊或浮數乃發汗未澈表邪未盡也。仍當汗之。宜桂枝湯。今發汗後身雖疼痛脈見沉遲。是營衛虛寒。故宜桂枝新加湯以溫補其營衛也。

徐靈胎曰邪未盡宜表。而氣虛不能勝散。故用人參。凡素體虛而遇汗者。方可用。

黃坤載曰汗泄血中溫氣。陽虛肝陷。故脈沉遲經脈凝濁。風木鬱遏。故身疼痛。新加湯。甘草

補其脾精桂枝達其肝氣芍藥清風木之燥生姜行經絡之瘀人參補肝脾之陽以溫營血而充經脈也

陳修園曰發汗後邪已淨矣而身猶疼痛為血虛無以榮身且其脈沉遲者沉則不浮不浮則非表邪矣遲則不數緊不數緊則非表邪之疼痛矣以桂枝加芍藥生姜各一兩人參二兩新加湯主之俾血運則痛愈

唐容川補曰仲景脈法散見各條須加鉤考乃能會通有如此論脈曰細微曰沉微曰沉遲粗工遇此不過一虛字了之而仲景則大有分別故於脈微細者自註曰內外俱虛故也以見內之陰血虛故脈細外之陽氣虛故脈微至下兩節一則曰沉微申之曰身無大熱曰蓋熱屬氣分無熱則氣虛氣虛不能鼓動故脈微所以主用附子補腎與膀胱之氣也一則曰沉遲而先叙其身疼痛蓋痛屬血分血生於心由心管出而散為脈故脈經言脈為血府內經言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西洋醫塗言心體跳動不休故脈應之而動與內經心生血及脈為血府之說皆合醫林改錯言血不能跳動凡脈之動皆是氣動此說非也使其是氣動則氣一呼當應之而一動氣一吸當應之而一動何一呼動二至一息動二至顯然與呼吸相左哉以是知脈是血管應心而動為無疑矣心火甚則動速心火虛則動遲故主用桂枝以補心火而生血也同一沉脈而一遲一微又有氣血之分讀者當於細密處求之

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四兩

甘草二兩

生姜兩

大棗十二枚

人參三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餘依桂枝湯法

柯韻伯曰發汗後又見身疼痛是表虛不得更兼辛散故去生姜脈沉為在裡遲為體累但當遠斤陰寒故去芍藥惟在甘草大棗以佐桂枝則桂枝當入心養血之任不復為解而發汗之品矣然不得大補元氣之味以固中則中氣不能遽復故加人參以通血脉則營氣調和而身痛自瘳名曰新加者見表未解者前此無補中法今因脈沉遲故爾始加也此與用四逆湯治身疼脈沉之法同彼在未汗前而脈反沉是內外皆寒故用乾姜生附大辛大熱者協甘草以逐裡寒而表寒自解此在發汗後而脈沉遲是內外皆虛故用人參之補中益氣者以助桂枝甘草而通血脉是調中以發表之義也此與桂枝人參湯不同者因彼妄下而胃中虛寒故用姜水表尚協熱故倍甘桂此因發汗不如法亡津液而經絡空虛故加人參胃氣未傷不須白水胃中不寒故不用乾姜耳是敦厚和平之劑也

周禹載曰誤汗而身疼痛所謂病必不除也然汗出既多陽氣外泄浮緩之脈變為沉遲正氣虛矣豈能俾邪外出乎故加人參補正庶解肌有功也然必加芍藥生姜者一以汗多收陰且可以配人參一以辛散去邪并可以配芍藥名之曰新加者專為證不改而脈虛者立法也

尤在涇曰東垣曰仲景於病人汗後身熱亡血脈沉遲者下利身涼脈微血虛者並加人參

古人血脫者必益氣也。然人參味甘氣溫，溫固養氣，甘亦實能生血。汗下之後，血氣虛衰者，非此不為功矣。

金鑑曰：是方即桂枝湯倍芍藥生姜加人參也。汗後身疼痛，是營衛虛而不和也。故以桂枝湯調和其營衛，倍生姜者以脈沉遲，營中寒也。倍芍藥者以營不足，血少故也。加人參者補諸虛也。桂枝得人參大氣周流，氣血足而百骸理。人參得桂枝，通行内外，補營陰而益衛陽，表虛身疼，未有不愈者也。

徐靈胎曰：此以多煎為妙，取其味厚入陰也。

陳蔚曰：此言太陽證發汗後，邪已淨而營虛也。身疼痛，證雖似外邪，而血虛不能養營者，心痛也。師恐人之誤認為邪，故復申之曰：脈沉遲以脈沉者，病不在表。遲者，血虛無以營脈也。方用桂枝湯，取其專行營分，加人參以滋補血脈，生始之源。加生姜以通血脉，循行之濡。加芍藥之苦平，欲領姜桂之辛，不走於肌腠而作汗，潛行於經脈而定痛也。曰新加者，言邪盛忌用人參，今因邪淨而新加之。註家謂有餘邪者誤也。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按傷寒來蘇集，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是發汗後桂枝湯未嘗不可行也。或謂桂枝固衛致寒，不得泄氣逆變喘，尤謬此。非無汗之喘也。且汗出衛氣疏泄，何嘗固乎？既云汗出，必可以不用麻黃。若無大熱者，並不宜於石膏。此又理之顯而易見者也。况乎桂枝專發衛分之表，何得指桂枝固衛而成無己曰：發汗後喘，當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汗出則喘愈。今汗出而喘，為邪氣擁甚。桂枝

湯不能發散故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有大熱者內熱氣甚也。無大熱者表邪必甚也。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散其邪。

方中行曰：更行猶言再用也。不可再用桂枝湯，則是已經用過，所以禁止也。蓋傷寒當發，不當用桂枝。桂枝寒不得泄，而氣轉上逆，所以喘益甚也。無大熱者，鬱伏而不顯見也。以傷寒之表猶在，故用麻黃以發之。杏仁下氣定喘。甘草退熱和中。本麻黃正治之佐使也。石膏有徹熱之功，尤能助下喘之用。故易桂枝以石膏為麻黃湯之變制，而太陽傷寒誤汗，轉喘之主治，所以必四物者，而後可行也。

張隱庵曰：此言在表之邪不解，內乘於肺而為喘也。以桂枝湯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蓋太陽之氣主皮毛，而肺氣亦主皮毛。若汗出而喘，乃肌腠虛而表邪未解，致內薄於肺而為喘，無大熱者，太陽標陽內乘也。標陽內乘，肺氣拂鬱，治宜直達太陰之肺氣於皮毛，發越太陽之標陽而外出，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

程郊倩曰：無大熱之在表，亦無大熱之在裡，則知喘屬麻黃湯之本證，而汗乃肺金為辛熱所傷，逼蒸成汗，非風傷衛之自汗也。其脈必浮數可知。

柯韻伯曰：此條無字，舊本訛在大熱上。前輩因循不改，隨文衍義，為後學之迷途。仲景每於汗下後，表不解者，用桂枝更汗，而不用麻黃。此則内外皆熱而不惡寒，必其用麻黃湯後，寒解而熱反甚。與發汗解半日許復煩，下後而微喘者不同。發汗而不得汗，或下之而仍不